

李氏蒙求補注卷五

後學仁和金三俊元李輯

相如題柱終軍棄繯

其人與此相如

華陽國志蜀大城北十里有昇仙橋魚鳧王張伯子俱乘虎而仙去橋因以名司馬相如初遊長安經此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高蓋車不過汝下也漢書終軍傳軍濟南人少好學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長安上書言事拜爲謁者給事中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

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孫晨藁席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爲業明詩
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收之
家語原憲字子思宋人居魯環堵之宮茨以生草
蓬戶不完桑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
車不容巷往見之日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
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效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
之飾憲不忍爲也

端木辭金鍾離委珠

家語魯國之法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
貢贖人而還其金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
事也可以移風易俗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
少而負者衆贖人受金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
魯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後漢書鍾離意傳意山陰
人舉孝廉遷堂邑令徵爲尙書交趾太守張恢坐臧
伏法資物簿入大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
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
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
三十萬賜意

季札挂劍徐穉致芻

史記吳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劍繫之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後漢書徐穉傳穉字孺子南昌人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申屠斷鞅

漢書朱雲傳雲魯人舉方正爲槐里令成帝時丞相

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
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孔子所
謂鄙夫患失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
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廷辱師傅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左
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
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後漢書
申屠剛傳剛茂陵人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
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
對策罷歸田里建武七年詔書徵剛拜侍御史遷尙
書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

諫不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爲止按傳稱軻輪無斷
鞅字然左傳齊太子光斷鞅止公與剛軻輪止帝事
正相類此蓋借用非別有所出也

衛玠羊車王恭鶴氅

見卷四叔寶玉潤注晉書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
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
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管仲隨馬倉舒稱象

韓非子管仲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
仲日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魏志武諸子傳鄧哀王冲字倉舒生五六歲智意所

及有若成人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
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
痕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

丁蘭刻木伯俞泣杖

太平御覽四百十四引孫盛逸人傳丁蘭河內人少
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
朝夕定省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
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諄罵木人以
杖擊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悅乃問其妻妻具以告
卽奮劔殺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垂淚郡縣嘉
其孝通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 說苑韓伯俞事親

至孝嘗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日他日笞汝未嘗泣今
泣何也對日往日俞得罪笞之痛知母力健今笞子
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泣也

陳達豪爽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陳林道在西岸

注達領淮南太守成厯陽

都下諸人

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
頰望雞籠山歎日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
談 史記魏世家文侯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
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爲禮子擊問日富貴者驕
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日亦貧賤者驕人耳夫
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

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

黃向訪主陳寔遺盜

太平御覽四百二十五引謝承後漢書黃向字文德秉性廉潔嘗步行於路中得金環一囊可直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後漢書陳寔傳寔潁川人少爲吏辟遷太邱長以沛相賦歛違法解綬去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諭曲直退無怨者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日視君狀貌

李貞家補遺卷五
五
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龐儉鑿井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之父經亂逃散儉隨母流蕩後還鄉里鑿井得銅遂致富嘗買一茗頭見儉母日堂上我婦也怪問之曰我婦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痣母泣曰我翁也遂爲夫婦時人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後漢書陰識傳初宣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王濛市帽

晉書賈充傳充薨無嗣以外孫韓謐奉充後謐母賈
午充少女也父壽美姿貌善容止充辟爲掾充每讌
賓僚其女輒於青璫中窺之見壽悅焉問左右識壽
姓字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呼壽夕入家中莫知惟充
覺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貢奇香著人則經月不
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
察屬與壽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
壽通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
又外戚傳王濛哀靖皇后父也美姿容嘗覽鏡自
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

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

句踐投醪陸抗嘗藥

呂氏春秋順民篇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高誘注日投醪均味晉書羊祜傳祜出鎮襄陽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齟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

孔愉放龜張顥墮鵲

晉書孔愉傳愉山陰人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建興初召為丞相掾參軍事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

侯愉嘗行經餘不停見籠龜於路者買而放之溪中
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
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搜神記常山張顥
爲梁州牧天新南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
地人爭取之化爲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又日忠
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

田豫儉素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傳豫漁陽人公孫瓚使守東州令瓚敗太
祖召爲丞相掾歷遷使持節領并州刺史徵爲衛尉
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家常貧置嘉平六年
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後漢書李恂傳恂安定人

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辟司徒府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與諸生織席自給

義縱攻剽周陽暴虐

史記酷吏傳義縱河東人少攻剽爲羣盜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告上拜縱爲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徙定襄太守以鷹擊毛摯爲治後爲右內史所誅殺甚多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捕爲可使者天子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

因姓周陽氏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酷暴驕恣後爲河東都尉與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孟陽擲瓦賈氏如臯

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

字孟陽

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左傳

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始笑而言文選潘岳射雉賦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

顏回簞瓢仲蔚蓬蒿

見論語

三輔決錄注張仲蔚扶風平陵人少與同

郡魏景卿閉門養性隱身不仕博學明天官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没人時人莫識

糜竺收資桓景登高

蜀志糜竺傳注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日九月九

日汝南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
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
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日此可代也今人九
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雷煥送劔呂虔佩刀

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牛斗之間常有紫氣吳
太平之後紫氣愈明華問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
煥宿問日是何祥也煥曰寶劔之精上徹於天耳問
在何郡日在豫章豐城華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
掘地四丈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劔並刻題一日龍泉
一日太阿煥以南昌西山土拭劔光芒豔發遣使送

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 又王祥傳初呂虔有佩
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
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
之乃受

老萊斑衣黃香扇枕

太平御覽四百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
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斑蘭之衣
爲親取飲上堂脚踏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爲嬰兒啼
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傷其老也若老萊子
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東觀漢記黃香至孝暑月
則扇枕寒則身溫枕席

王祥守柩蔡順分棹

晉書王祥傳祥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性至孝
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有丹柩結實
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東觀漢記蔡君
仲汝南人事母至孝王莽末歲荒亂人相食君仲拾
取桑椹赤黑異器赤眉賊見而問之對曰黑者味甘
供母赤者味酸自食賊義其孝遺之米肉按蔡順字
君仲見後漢周磐傳末所載孝行有嚙指心痛逢雷
衛冢二事而不及此曾子心痛見搜神記聞雷衛墓
王裒本傳亦載均不爲無據

淮南食時左思十稔

安人我善知友亦式我誠文以

漢書淮南王傳子安爲人好書時武帝方好菽文以
安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
食時上 晉書文苑傳左思字太冲臨淄人貌寢口
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
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
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卽使疏
之

劉惔傾釀孝伯痛飲

世說劉尹

薛名劉惔亦稱劉尹

云見何次道飲酒使入飲傾家

釀注充飲酒能溫克按傾家釀謂傾其家以釀酒此

作傾酒解誤也

又王孝伯

釋名王恭字孝伯

言名士不必

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
士

女媧補天長房縮地

史記三皇紀女媧氏風姓蓋宓犧之後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迺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鼉足以立極於是地平天成神仙傳汝南費長房受壺公封符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

季珪士首長孺國器

魏志崔琰傳琰字季珪清河人注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漢書韓安國

漢書淮南王傳子安爲人好書時武帝方好菽文以
安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
食時上晉書文苑傳左思字太冲臨淄人貌寢口
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
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
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卽使疏
之

劉惔傾釀孝伯痛飲

世說劉尹

釋名劉惔亦稱劉尹

云見何次道飲酒使入欲傾家

釀注充飲酒能温克按傾家釀謂傾其家以釀酒此

作傾酒解誤也

又王孝伯

釋名王恭字孝伯

言名士不必

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
士

女媧補天長房縮地

史記三皇紀女媧氏風姓蓋宓犧之後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
迺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極於是地平天成
神仙傳汝南費長房受壺公封符有神術能縮地
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

季珪士首長孺國器

魏志崔琰傳琰字季珪清河人注明帝時崔林嘗與
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漢書韓安國

傳安空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事梁孝王爲中大夫武帝召爲北地都尉遷御史大夫所推舉皆賢於已者士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

陸玩無人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傳玩器量淹雅元帝引爲丞相參軍累授開府儀同三司尋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咸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魏志賈詡傳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注苟勗別傳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

何晏神伏郭奕心醉

世說何平叔

再

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晉

通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著爲

道德二論晉書阮咸傳咸任達不拘當世禮法者

譏其所爲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心

醉不覺歎焉

常林帶經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傳注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於人性好

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雖在田

野相敬如賓後漢書逸民傳高鳳南陽人少爲書

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

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
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

孟嘉落帽庾敳墮幘

晉書孟嘉傳嘉江夏人吳司空宗曾孫少知名庾亮
領江州辟從事後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溫燕
龍山寮佐畢集時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
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
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坐處嘉還見卽答之
其文甚美四坐嗟歎 又庾峻傳子敳參東海王越
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敳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
斂積寶談者譏之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

性散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
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間斂
斂頽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答云下官家有
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乃服

龍逢版出張華台坼

任昉勸進賤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注論語陰嬖讒
日庚子之旦金版剋書出地庭中日臣族虐王禽宋
均日謂殺關龍疑脫逢字之後庚子旦庭中有此版異也

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傳論
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數年代王晃爲司空所封
郡有桑化爲相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

妖怪少子躋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元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

董奉活爨扁鵲起號

吳志士爨傳注爨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舍之捧其頤搖指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庚信謝資屣帶啟士爨行理值仙人而更活 史記扁鵲傳

扁鵲勃海鄭人姓秦氏名越人過號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宮門下謂中庶子目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乃厲鉞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平蘇乃爲五分之爨以

八滅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大子起坐但服湯
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爲生死人扁鵲曰越人
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寇恂借一何武去思

後漢書寇恂傳恂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
重之王郎起遣將恂上谷恂襲擊殺使者奪其軍與
況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光武定河內
難其守拜恂河內太守建武二年復拜潁川太守七
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擊隗囂而潁川盜賊起
帝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念獨卿
能平之耳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

遮道日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
吏人受納餘降 漢書何武傳武郵縣人以射策甲
科爲郎遷鄂令免歸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拜
諫大夫遷揚州刺史入爲丞相司直出爲清河太守
免曲陽侯王根薦徵爲諫大夫遷兖州刺史入爲司
隸校尉徙京兆尹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
廷尉御史大夫改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
見思沈約安陸昭王碑去思借一之情愈久彌結

韓子孤憤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傳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口吃不能道說而
善著書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悲廉

直不容於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
難十餘萬言 後漢書逸民傳梁鴻平陵人父讓王

莽時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
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
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
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
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蔡琰辨琴王粲覆碁

後漢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
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又妙於音律注邕夜鼓琴絃
絕琰曰第一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

第四絃並不差謬又世說文姬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一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季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魏志王粲傳初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碁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

西門投巫何謙焚祠

史記滑稽傳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疾苦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吾亦往送至時豹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

里父老皆會觀者三二十人其巫老女子也從弟子
女十人所豹呼河伯婦來視之顧三老巫祝父老曰
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
使吏卒共抱巫姬投之河有頃日何久也弟子趣之
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目巫姬弟子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
簪筆磬折嚮河立良久顧日巫姬三老不來還奈何
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
流地色如死灰豹日諾且留待之須臾日廷掾起矣
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
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晉書謝元傳載何

謙字恭子東海人從元征伐屢著戰功焚祠事未詳
孟嘗還珠劉昆反火

後漢書循吏傳孟嘗上虞人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
史後舉茂才拜徐合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
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買糶糧
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
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
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又劉昆傳昆
東昏人建武五年舉孝廉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
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宏農太守先是嶠

龜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
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詔問曰前在
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何德政而致是
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
也命書諸策

伯淮共被文舉讓果

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人家世名族肱與二
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
就寢 又孔融傳注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
之性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輒引小者大人問其

李上蒙牙補注卷五
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文舉融字也

端康相代亮陟隔座

魏志楊阜傳阜天水人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還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參軍事 吳志孫皓傳注紀陟丹陽人初爲中書郎孫休時父亮爲尙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

趙倫鶴怪梁孝牛甌

晉書趙王倫傳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且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

上有瘤時以爲妖。史記梁孝王世家梁王武文帝子也。景帝三十五年北獵長山有麀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又漢書五行志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麀牛足出背上。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納邪臣羊勝計欲爲漢嗣。刺殺議臣爰盎。事發歸國。猶有恨心。故牛旣作足而出於背。下外上之象也。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

桓典避馬王尊叱馭

後漢書桓榮傳元孫典以尙書教授潁川辟司徒哀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時宦官乘權典執正無所回

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日行行且止避驄馬
御史漢書王尊傳尊涿郡人爲郿令遷益州刺史
先是王陽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
非王陽所畏道耶對曰是尊叱其馭日驅之王陽爲
孝子王尊爲忠臣

鼂錯隋直趙禹廉倨

史記鼂錯傳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錯爲人
隋直刻深文帝時爲太子家令以辨得幸太子太子
家號曰智囊景帝卽位言事輒聽遷爲御史大夫請
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錯朝

衣斬東市 又酷吏傳趙禹蘆人以佐史補中都官
用廉爲令史稍遷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
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
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始條侯以禹賊深弗
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
禹治加緩名爲平以老徙爲燕相免歸以壽卒

亮遺巾幘備失七著

晉書宣帝紀魏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斜谷壘於
渭水南時朝廷以亮僞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
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
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 蜀志先主傳袁術欲

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
未發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
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注于時適
當雷震因謂操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
震之威乃至於此

張翰適意陶潛歸去

世說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
菰菜羹鱸魚膾日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
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時人皆謂爲見機 又隱
逸傳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以親老
家貧起爲州祭酒少日解歸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

親朋日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以爲
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
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
里小人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

魏儲南館漢相東閣

全唐詩作閣

魏太子丕與吳質書丕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旣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
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
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
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余顧而言斯樂
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

漢書公孫宏傳宏菑川

人學春秋雜說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人推
宏宏至太常對策天子擢爲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
門一歲中至左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元朔中代薛
澤爲丞相封平津侯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宏自
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
京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楚元置醴陳蕃下榻

漢書楚元王傳楚王交高祖少弟也好書少時與魯
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漢六年立爲楚王
旣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
改過生不耆酒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後漢書徐

穉傳穉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
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
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
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又陳蕃傳再遷樂安
太守郡人周珍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
蕃能致焉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廣利泉湧王霸冰合

見卷六耿恭拜井注

後漢書王霸傳霸潁陽人少

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光武過潁陽霸上謁遂從
擊王尋王邑於昆陽爲大司馬功曹史王郎起光武
馳至下曲陽問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侯

吏還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
往視之霸恐驚衆卽說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比至
河河冰亦合度未畢而冰解光武謂曰安吾衆得濟
免者卿之力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

孔融坐滿鄭崇門雜

後漢書孔融傳融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性好學博
涉多聞辟舉侍御史遷大中大夫性好士喜誘益後
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
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漢書鄭崇傳崇本高密大族
徙平陵少爲郡文學史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學相
善喜薦崇擢爲尙書左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

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尙書履聲久之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山是重得罪尙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獄死

李氏蒙求補注卷五終

李氏蒙求補注卷六

後學仁和金三俊元李輯

張堪折轅周鎮滬船

後漢書張堪傳堪南陽宛人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召拜郎
中遷蜀郡太守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述戰死成都
既拔堪入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
無私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掾樊顯進曰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
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
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世說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泊青溪渚王丞相再往
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
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教用爲吳興郡

郭伋竹馬劉寬蒲鞭

後漢書郭伋傳伋茂陵人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
牧世祖九年徵拜潁川太守調并州牧伋前在并州
素結恩德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里兒數百各騎
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封曰聞使君到
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 又劉寬魯寬華陰人辟遷
司徒長史出爲東海相南陽太守典厯三郡溫仁多
恕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

鞭罰之示辱而已

許史侯盛韋不相延

漢書外戚傳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封昌成君後立皇太子乃封太子外祖父爲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元帝卽位復封延壽子嘉爲平恩侯又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生男號史皇孫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生數月坐太子繫獄積五歲遭赦沿獄使者郗吉以付良娣兄恭恭母哀之自養視焉後登至尊位是爲宣帝恭已死三子皆以舊恩封高樂陵侯曾將陵侯元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

陽侯侯者凡四人。又平當傳當少爲大行丞察廉
爲桐邑令以明經爲博士給事中哀帝卽位至丞相
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唯羣本父子至幸

相

羣相見卷
三滿籛注

雍伯種玉黃尋飛錢

搜神記雍伯盧龍人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
高無水作義漿於坂頭有一人就飲出石子一升與
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得好婦後求婚徐氏徐氏戲云
以白璧一雙當聽爲婚雍伯至種石處得五雙以聘
遂娶焉後名其地爲玉田。幽明錄海陵黃尋家先
貧困嘗因大風雨散飛錢以至其家觸籬園誤落無數

隨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王允千里黃憲萬頃

後漢書王允傳允太原人同郡郭林宗嘗見而奇之
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
吏三公並辟終司徒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
高名車不停軌驚不輟輓詣黃叔度憲字乃彌日信
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
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虞駢才望戴淵鋒穎

晉書虞潭傳駢字景行潭之兄子也雖撥幹不及潭
而素行過之厯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謂

李昌黎先生集卷之二
三
數日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兼之者其在卿乎 世說戴淵少遊俠不治行檢嘗
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
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
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
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泣投劔歸機辭厲非
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史魚黜殯子囊城郭

韓詩外傳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爲人臣生不能
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
君聞之召蘧伯玉而退殯子瑕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可謂直矣按黜殞字本陟土衡連珠然談以屬柳莊
選注辨之左傳楚子靈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
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
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潘岳楊荊州誄子囊佐楚
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戴封積薪耿恭拜井

後漢書獨行傳戴封濟北人詔求賢良方正直言之
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對策
第一擢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
界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
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又耿弇傳恭弇弟

李巨夢可補注卷一
廣之子也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師才永平十七年始
置西域都護戍已校尉以恭爲戍校尉屯金蒲城明
年北單于擊車師恭遣兵救之匈奴遂攻金蒲恭以
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遂於城下擁
絕澗水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仰歎
曰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
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
出衆皆稱萬歲乃令揚水以示匈奴匈奴以爲神遂
引去

汲黯開倉馮驩折券

非記汲黯傳黯字長孺濮陽人孝景時爲太子洗馬

太子卽位爲謁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躡往
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
而釋之 又孟嘗君傳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
見之孟嘗君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
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
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
傅舍長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辯宜可令收債孟嘗君
乃進馮驩而請之驩曰諾至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
者與爲期貧不能者取其券燒之孟嘗君聞之怒召

贖責之嘆日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則
 以逃亡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
 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
 債之券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君何疑焉孟嘗
 君乃拊手而謝之券字本漢書高祖紀折毀也
 齊景駟于何曾食萬

見論語 晉書何曾傳曾與夏人父夔魏大僕賜武
 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武帝踐祚進爵為公歷太
 宰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羅燿膳滋虛
 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
 餅上不坊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日無下箸處不

顧榮錫炙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傳趙王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
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
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
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
救之得免

錫炙字未
知所本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名文

姓田父嬰齊宣王庶弟也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
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曾待
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
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剝土以此多歸孟嘗

君

椎珪蛙鳴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

南齊書作雅珪

傳珪字德璋山陰人少學涉有美

譽舉秀才歷南郡太守風韻清蹀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慙孔德璋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爰驚汪鍾山在郡北南齊周顒彥倫嘗隱於此後應詔出爲海鹽令欲卻過此山孔生乃岷山靈之意移之使不得至

廉頗負荆須賈擢髮

史記廉藺傳趙王與秦會於澠池既罷歸國以相如
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宣言曰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
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諫請
辭去相如止之日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
吾兩人在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讐也頗聞之內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宰相與驩爲
刎頸交 又范雎傳雎魏人先事魏大夫須賈賈使
於齊雎從齊王賜雎金及牛酒賈以爲雎特圖陰事
告齊大怒歸以告相魏齊齊大怒笞擊雎佯死魏人
鄭安平操雎亡入秦秦昭王拜爲相魏使須賈於秦

賈頌首言死罪。雖曰汝罪有幾日，摧賈之髮以續賈罪，尙未足。

孔翊絕書申嘉私

俞本作謝謁

魯國先賢傳：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漢書申屠嘉傳：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十六年，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淵明把菊真長望月

昭明太子陶靖節傳：陶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逢太守王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世說：荆尹

日帝風動月車思元度

神名許詢
字元度

注許詢許滿言于

時人皆次仰

子房取履釋之結鞶

史記留侯世家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
求刺客秦王爲韓報仇亡匿下邳嘗遊下邳圯上有
考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愕然欲設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
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大驚隨日之
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也 又張釋之傳王生
者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
曰吾讖解頤謂張廷尉爲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入

謂王生日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路結轡王生日吾老
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
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
生而重張廷尉

郭丹約關祖逖誓江

後漢書郭丹傳丹南陽人七歲而孤後從師長安買
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
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更始三年二公舉
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
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晉書祖逖

傳逖范陽人王師敗績於蕩陰大駕西幸長安逖率

親黨避地淮泗居丹徒之京口遂以種稷修葺菴懷
振復之志元帝以爲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
衆皆慨歎

賈逵問事許慎無雙

後漢書賈逵傳逵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
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渾學毛詩於謝
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
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尙書教授兼通五家
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
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又儒林

傳許慎字叔重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
推敬之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婁敬和親白起坑降

史記劉敬傳敬齊人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說
上入關而都即日車駕西都關中上曰本言都秦地
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
君高帝罷平城歸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以歲時數問
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兵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
曰善使敬往結和親約又白起傳秦攻趙趙王使
趙括代廉頗將秦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秦軍

射殺趙括括軍四十萬人降武安君計日趙卒反覆
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
百四十人歸趙趙人大震

蕭史鳳臺宋宗雜竄

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作鸞鳳之響能致
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遂教弄玉吹簫
作鳳鳴久之鳳凰來集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
上不飲不食不下數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
天而去 幽明錄晉兗州刺史宋處宗置一長鳴雞
畜間後雜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元致處宗因此
元學大進

王陽囊衣馬援薏苡

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人于駿駿子崇世名清廉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後漢書馬援傳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詣闕請罪上書訟寃然後得葬又吳祐傳昔馬援以薏苡興謗

王陽以衣囊徵名

劉整交質五倫十起

任昉彈事謹案新除中軍參軍劉整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人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禱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按整責嫂米未得輒取車帷以準米故借用交質字其醜辭大杖云云蓋罵嫂打姪也後漢書第五倫傳倫長陵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有義行舉孝廉爲扶夷長拜會稽太守遷

蜀郡七歲代牟融爲司空奉公盡節無所依違諸子
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拜封上
其無私若此或有問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
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張敞畫眉謝鯤折齒

漢書張敞傳敞本平陽人徙杜陵補太守卒史察廉
爲甘泉倉長遷膠東相守京兆尹其治略循趙廣漢
之迹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
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
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閭房之內夫婦之私有

過於齷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晉書謝鯤傳鯤字
幼與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鄰女有
美色鯤常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
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
歌

盛彥感蠶姜詩躍鯉

晉書孝友傳盛彥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
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
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躔行取蠶蠶炙節之母食以
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
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從此遂愈 後漢書列女傳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
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遠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
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問
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
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
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篇
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以供膳赤眉散賤經
詩里弛兵而過日驚大孝必觸鬼神

宗資主諾成璿坐嘯

見卷二元禮摸摸注

伯成辭耕嚴陵去釣

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
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是就不風立而問
焉伯成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
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
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
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與
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
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
而後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

其釣處爲嚴陵瀨

董遇三餘譙周獨笑

魏志王朗傳注董遇宏農人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依將軍段煨採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嘗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讀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蜀志譙周傳周巴西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將閭仰天王凌呼廟

史記秦始皇紀二世用趙高申法令乃與高謀誅大

臣及諸公子公子將間仰天大呼天者三流涕拔劍
自殺 晉書宣帝紀魏嘉平二年太尉王凌貳於帝
謀立楚王彪三年正月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
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
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迎於武邱面縛水次日凌若有
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帝日以君非折簡之
客故耳以凌歸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
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頃仰鵠而死收
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凌
爲祟甚惡之

二 疏散金陸賈分橐

漢書疏廣傳廣東海人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徵
爲博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爲少傅徙太傅兄子
受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拜少傅在位五歲俱移
病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
十斤廣旣歸日令家共具請故舊相娛樂數問金餘
有幾趣賣以共具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勸說買
田宅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樂與鄉黨
宗族共饗其賜不亦可乎皆以壽終 史記陸賈傳
賈楚人以容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
諸侯高祖使賈賜尉他知爲南越上尉他賜陸生橐
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歸拜大舉大夫惠帝時呂

太后用事陸生自度不能爭之遭病免家屈有五男
適出橐中裝賣于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謂
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史一
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
公爲也子史精華按漢書極欲作極飲恐欲爲飲字
之訛非史漢異文也

慈明八龍禰衡一鶚

後漢書荀淑傳淑潁川人子八人儉緝靖熹汪爽肅
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
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日可爲人
帥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

日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又文苑傳禰衡平原人少
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遊許下唯
善魯國孔融及宏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
楊德祖餘子祿祿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
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
鷲鳥累伯不如一鴛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不占隕車子雲投閑

韓詩外傳齊崔杼弑莊公陳不占驅車而奔之至公
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
能行義可謂志士矣 漢書揚雄傳費初雄除爲郎

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及莽篡位用十命稱功德
獲封者甚衆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欲
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
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
死莽間問其故迺棻嘗從雄學作奇字詔勿問然京
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魏舒堂堂周舍諤諤

晉書魏舒傳舒任城樊人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郡
察孝廉除澠池長累遷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
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新序

周舍立趙簡子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
何以教寡人對曰願爲君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
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簡子悅之

無鹽如漆姑射若冰

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
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
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衞嫁不
售於是拂拭短褐自謁宣王願備後宮王納爲后
莊子菟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
處子其神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邾子投火王思怒蠅

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
怒闈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如自階十寐廢
於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魏志梁
習傳注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
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聞
壞之

苻朗皁白易牙溜澠

晉書載記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
爽邁善識味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
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
毫釐之差 呂氏春秋自公問於孔子曰以石投水

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
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

周勃織薄灌嬰販繪

史記絳侯世家周勃沛人以織薄曲爲生

注北方謂薄爲曲淮

南子云曲

薄也沛公起勃以中涓從沛公爲漢王賜爵列

侯食絳號絳侯高后崩呂祿呂產欲危劉氏勃與丞

相陳平謀卒誅諸呂而立文帝以勃爲右丞相卒諡

武侯又灌嬰傳嬰睢陽販繪者也沛公軍於碭嬰

以中涓從漢王立爲帝賜食頰二千五百戶號穎陰

侯高后崩呂祿等爲亂嬰與絳侯等謀誅諸呂共立

代王爲皇帝拜太尉絳侯免嬰爲丞相歲餘卒諡懿

侯

馬良白眉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傳良字季常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日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晉書阮籍傳籍字嗣宗尉氏人志氣宏放任性不羈本有酒世志屬魏首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爲常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母終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釋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

黥布開關張良燒棧

史記黥布傳布六人姓英氏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肚坐法布欣然盛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已輸驪山布與其徒亡之江中爲羣盜聞項梁定江東涉江而西布常冠軍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使布等先從門道被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項王立布爲九江王後歸漢爲淮陽王 又畱侯世家漢元年沛公爲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 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陳遺飯感陶侃酒限

世說吳郡陳遺至孝母好食鍋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遺母後孫恩出吳郡袁府君卽日便征遺已聚得數斗焦飯遂帶以從軍戰敗軍人潰逃多飢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以爲純孝之報 晉書陶侃傳侃移鎮武昌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日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楚昭萍實束皙竹簡

家語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工舟舟

人取之王問羣臣莫之能識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魯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傳皙字廣微元城人博學多聞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曼倩三冬陳思七步

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卽位徵

天下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初
來上書曰臣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凡誦四
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廉
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
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世說魏文帝

嘗令東阿王

釋名陳思王
禮亦稱東阿

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

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其在釜
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
慚色

劉寵一錢廉范五袴

後漢書循吏傳劉寵牟平人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

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後遷會稽太守徵爲將作
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以送寵曰自明
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
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
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又廉范傳范字叔
度杜陵人舉茂才建初中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
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
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
乃歌之日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繡

今五袴

汜毓字孤郤鑿吐哺

晉書儒林傳汜毓濟北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
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任防奏彈劉整文汜毓
字孤家無常子 又郝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
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
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日各自饑困以君賢欲
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
著兩頰邊還吐與 兒後並得存

苟弟轉酷嚴母埽墓

晉書苟晞傳領青州刺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
血成川號日屠伯魏植掠兗州晞屯無鹽以弟純領
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漢書

酷吏傳嚴延年東海人少學法律爲河南太守冬月
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後坐
怨望非謗政治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爲欲從延
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延
年出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良久乃見之延
年自爲母御歸府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破刑戮去汝東歸掃除
墓地耳遂去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劉峻
廣絕交論嚴母埽墓以望喪

洪喬擲水陳泰挂壁

晉書殷浩傳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

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魏志陳羣傳子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東民甚有威
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
不發其封及微爲尙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荀粲惑溺

世說忿狷篇王藍田

釋名王述亦稱藍田

性急嘗食雞子以箸

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
下地以屐齒蹶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

破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

注述父也釋名王承字安

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又惑溺篇

荀奉倩

梁字也

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

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

世

宋女愈謹敬姜猶績

列女傳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妯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間號曰女宗 國語公父文伯 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 退朝朝其母 穆伯之妻敬姜也 其母方績文伯日以馭之家而主猶績季孫其以馭爲不

能事主乎仲尼聞之日季氏之婦不淫矣

鮑照篇翰陳琳書檄

鮑照擬古詩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魏志陳琳

傳注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日此愈我病數加厚

賜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芟繁撫華爾曹勉旃

俞本有微言易渺大義難傳欲尋簡諒聊綴斯編四

白

是編劖劂既竣適得明萬厯初吳門顧氏重刊宋狀元
徐子光注本驚喜循誦如獲枕秘因按臆注之未詳及
參異者咸摘錄於左以資訂正焉其書分上中下三卷
卷上謝敷應星句止
卷中安世三篋句止與書錄解題所載卷數相合顧直
齋又稱徐氏補注八卷則其分合之故爲不可知已至
作者主名厯考宋人諸書皆作瀚無作翰者卽書錄解
題稱唐李瀚特未晰言爲後唐耳考新唐書藝文志載
王範續蒙求白延翰唐蒙求各三卷是編果翰所撰則
當宋世盛行之日歐公修志寧獨削之今碩氏序稱作
者舉天寶進士官翰林學士父華弟觀並以文章擅名
云云是直以贊皇李翰當之按舊書稱華宗人翰新書

亦第稱宗子翰從子觀是世系已皆不合卽此可證其
臆度矣歲之陽月元李氏又識

卷一

江革忠孝

徐注亦引巨孝

太叔辯給仲治辭翰

徐本標題與全唐詩同而注引

本傳作字仲治

卷二

孟軻養素

徐注引本傳外兼載養氣語

卷三

汧泉四凶

徐本泉作泉按字典泉字注古文暨字並

不徵引人名殆傳寫誤也

阮簡曠達

徐引舊注竹林七賢論阮簡咸之從子亦

以曠達因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
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二十年

卷四

田駢天口

徐引舊注七略田駢齊人好談放時號曰

天口開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子建八斗

按康樂緒論宋書與南史本傳俱不載博

稽羣籍都無確据唯子史精華文學部徵於釋常談
謹遵用之徐引舊注與近世類書所載略同顧亦不
詳所本也

卷五

端木辭金

家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

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
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
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
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
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此條依徐
注改正

徐穉致芻

徐本致作置

申屠斷鞅

徐注引本傳略同按左傳齊太子光斷鞅

止公與剛軻輪事相類此蓋借用非別有所出也

黃向訪主

謝承後漢書豫章黃向晨步路中得珠琪

一囊可直三三百餘萬求主還之主以半物謝向向委

去不顧

見後漢書補逸

按徐引舊注略同並錄以備參考

黃香扇枕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疆父况舉孝廉爲郡

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

親極滋味暑卽扇枕寒卽以身温席

見後漢書補逸

按徐注

引陶淵明語所稱略同而有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
又和帝嘉之特加異賜云云顧亦未詳所本兼錄之
以俟參考

何謙焚祠

徐注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元征

伐曉果多權略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
之按謙戰功附見謝元傳其焚祠事未詳所本

卷六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芟繁拙華爾曹勉旃

注願文多闕誤義轉晦澁今概省之

未詳

同弗焚師

谷廿管齊何精字冬字東新入並其

以對寒等

又味清涼之儀此與便說云爾亦未精退本於於之

相測斷則能則解學員正香成盡夫其思義宜立

二應對對和善口無計舉明以良出無

正皆貧地誠以香神轉據苦盡心於考冬與寒物而

首香諒此

真諦斯信實存字文雖父其舉未無益

走不則